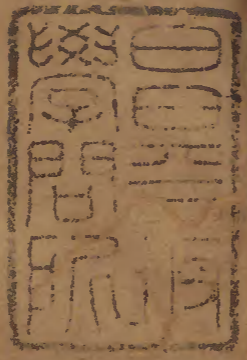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四

十三



漢書門			
二	八	八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内			
三		二	
八		一	
四		八	
函		冊	
		一	
		號	
架		類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2181
冊數	20 (13)
函號	284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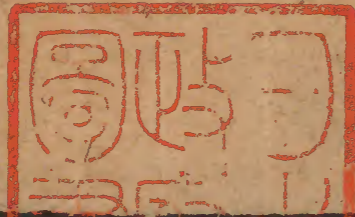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孝宗一

癸未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詔改元○詔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人三省樞密院詳議立定薦舉格式謀畧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陣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令曾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守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如被奪之人成立功效其舉官取旨推賞如或敗事亦加責罰○是月參知政事史浩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判建康府張浚為樞密使仍都督江淮軍馬時廣將萬戶蒲察徒穆及偽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統蕭琦屯靈壁浚謂至秋必為邊患當及時掃蕩○詔吳璘可進可退當從便宜○新知永州陸康特貸命不刺面配韶州仍籍沒家財以前知滁州在任贓汙不法也○刑部侍郎路彬言官吏有雖犯贓不至末木收叙者及未正經斷止是約作贓罪者乞依赦與叙元官詔刑部將犯贓罪第一等人不許叙復餘依常法○



○二月庚寅臣僚言欲清入仕之源莫若減任子之法詔臣僚任子見遵祖宗法度理難遽改可令已部嚴錄試之法自今初官不許用恩例免錄試呈試並候一任回方許收使雖宰執亦不許用恩例陳乞回授初官免詞○庚辰詔曰朝廷先降本錢付諸軍回易正欲贖給軍用應將帥當召募幹人經營回易訪聞諸軍盡將官兵彊給本柄營私圖利百端抑勒自今後如敢仍前必重典憲

○同治等曰養兵以待用平居之日贖之必周然後有用之際何以盡其死力李牧之守邊軍市租盡以給士卒諸軍回易爲此設也後之將帥未能以市租饗士反以回易之貨抑逼之拘其粟給痛刻削以自豐其可容哉壽皇初元首下明詔如日之明如鑑之

震養兵御將誠得其道也

○壬午詔已降指揮全奉諸科進士務取學術深淳文詞剴切策畫優長之人可令禮部將今來省試上十名策場卷子編類繕寫成冊投進以備親覽如有可行事件當下三省取旨施行○二月丙申詔祖宗嘗御便殿親閱衛士武藝以嚴宿衛之重練瓜牙之士以備征討應諸班直教前馬步軍司舊管禁軍可自今特選疆壯披帶教閱其管軍各條具訓練格法申密院取旨○乙巳臣僚輪對奏言國家

取士猶慮其有未盡又於隱逸必欲羅而致之真宗起仲放於華山哲宗起程願於伊洛光堯起尹焞於川蜀欲望盛時博訪遺逸從之詔畧曰朕嗣位之初駟召旁牛凡搢紳之老儒林之秀莫不明揚顯擢布列中外尚念山林之際漁釣之間豈無荷篠濯纓之倫飯牛版築之士或自晦於卜祝或沉痾於煙霞部刺史二千石爲朕搜羅其有懷瑾握瑜理光鏗采迹其行實咸以名聞朕將厚禮特招虛懷延納○癸丑吏部言欲依白劄子所乞將諸縣分繁簡難易令本州長吏依監司法察令之能不隨宜對換其在州并管下縣見任官若有才能堪充知縣者亦依此對換以上各不理遺闕如對換不實或輒徇私意或有才不稱職之人仰所屬監司將長吏按劾從之○甲寅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臣定爲十等令觀察使以上及統制官各舉所知然武舉唱第名在二一者固蒙褒擢餘皆授以權酷征商之事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昇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爲檢校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人或除京東捉賊或邊上使或三路沿邊試其效用或經畧同敵押軍家備差使乞取近武舉中武舉之人分差沿邊屯駐將

下准能恭復等詔從之○乙卯詔略曰朕自踐位首行曠澤續降寬恤十八事而郡縣之間不為在官繼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惠享於百姓○庚申詔霖雨為沴雖側身脩行尚恐誠意未孚可令諸路監司守令應遇災傷去處常切賑恤因籍糾察刑禁○是月雨雹○召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赴行在浚中道上疏謂朝勝之道在人君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今德政未洽宿弊未革願發乾剛盡循太祖太宗之法上詔浚當先圖兩城邊患既紓弊以次革○夏四月乙亥詔軍興以來應朝廷科降并督視行府兩淮節制司江淮宣撫司都督府收買軍須蓋造營寨之類並係科撥經總制及支降激賞錢銀於州縣和買計置尚慮官吏因緣掇斂不即還直許令人戶越訴仰所屬監司按治以聞○已卯詔應客販耕牛過江往淮南州縣仰經所屬自陳給據與免本處投契及沿路并所至收稅并免收船渡錢有違矣去處監司按劾○壬午右正言周操奏臣近奏方今疆國在疆兵疆兵在費財費財在節用乞陛下躬行於上以身先之聖意俞允令臣詳具合行裁減之數以聞欲乞依仿寶元慶曆故事特降指揮委差戶部長貳及臺

諫同共往來詳議條畫應官服用度許行取會斟酌裁減庶幾內外一體人無異辭詔從之○都督江淮軍馬張浚奏楚州并連水軍接海州界多有淮北及山東莊農將帶老幼或牛具散在沿淮欲從朝廷委自兩淮帥臣行下所部州軍責令知縣縣令多方措置招誘耕作若能招及三百戶知縣縣令除到任任滿賞外與轉一官知通減半若過此數並與滿賞詔從之○丁亥給事中全安節奏事上曰近日都不見繳駁有所見但繳駁來朕無不聽○詔有司所行事件並遵依祖宗條法及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揮更不得引例及稱疑似取自朝廷指揮如敢違矣官吏重作施行○丁亥吏侍凌景夏等言看詳到百官應詔可行事件數內一考課所以別能否也祖宗監月限遷叙之弊非有勞者未嘗進秩故當時任作坊副使有十餘年者任右補闕有十六年者任御史中丞有十一年者比年以承事於朝或季一遷或月一改居官而書考者鮮矣况三考乎外之監司郡守小州換大州西路易東路送往迎來祇益擾擾臣願用祖宗以任之法則能不可以悉得免詔三省密院撈坐紹興二十八年手詔行

○已丑時臣看詳到百官應詔行三事侍從

銓奏今之文職廢壞其尤甚者有四一曰進史不當二曰立非其地
三曰前殿何立四曰奏不直前有旨前殿依後殿輪左右史侍立餘
並依舊制○壬寅新兩浙提舉市舶王端朝進對論中興創業守文
上曰二者雖異其實一道人君不可驕縱若驕縱則一事不成○已
酉四川安撫制置使沈介言四川宿兵三十年矣民力凋弊殆將不
支欲望因錢引之換界究夫亡之總數勿以他補專用蠲四川征斂
之尤甚者輔以度牒稱提之則歲可減百萬之數乞委臣措置然後
條具其合蠲之實瑣科奏聞詔從之○辛亥天申節上率群臣詣德
壽宮上壽自是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與樂禮部侍郎黃中曰
臣事君猶子事父禮親喪未葬不除服春秋君弑賊不討則雖葬不
書以明臣子之罪况今欽宗實未葬也而可處作樂乎又白宰相曰
太上皇帝於欽宗親弟昆且貴比而事之有君臣之義尤恐床所安
也事遂寢○乙卯詔曰永惟國步之艱越在海隅之阻間者亟馳於
使駟度幾少戢於兵鋒而邊候屢驚駭情未革既播湯於秦隴復窺
伺於荆襄爰奮厲於諸軍以肅清於舊壤殲待前矛之警備將臨細
柳以勞師副上皇與子之心據列聖在天之靈肆譴龜茲躬御戎陣

眷言清蹕之初申飭攸司之衆各揚乃職明聽以言毋得役以煩民
毋誅求以剝下行成嘉績迄底不平○是月申茶銷金鋪翠及祠神
儲擬踰制等事○右僕射史浩罷知興府尋奉祠浩以不與出師
之議力也免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也○命張浚兼都督荆襄汪德
召赴行在○待御史王十朋論太府丞史正志之罪詔罷之時張浚
欲命李顯忠邵宏淵引兵進取而史浩數從中止之因城瓜洲白洪
正志以太府丞視之正志合兩淮帥守監司備諭以廟堂指意正志
有口辨既見浚亦云云而浚之意不回浩亦數因書為言兵少而不
精二將未可恃浚不聽特上意方卿浚故浩拜右僕射而浚亦有指
使都督之除會見將之進取命從中出二省樞院不預浩遂西去而
正志亦罷斥云○復靈壁虹縣及宿州時張浚命李顯忠出濠州以
趨靈壁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其都統
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其統軍蒲察徒摠及同知大周仁乘勝進克宿
州浚恐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而上亦戒諸將以持重皆未遑
為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謀報虜大興河
南之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又私其金帛不以稿士士憤怨漸潰遂

引而歸廣亦解去浚時在盱眙去宿州不四百里傳云虜且至浚亟北渡淮入泗州撫將士已乃環紆揚上疏待罪

○張浚入對遂除江淮宣撫使上勞之曰久聞公名之朝廷所恃惟公而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此與高宗意李綱同一義然綱一出而為汪黃所沮浚一出而為史浩所沮惜之隆興元年張浚召赴行在及時掃蕩壯哉斯言下詔親征不惑群議命李顯忠趙葵壁一鼓而擒郭玠命郭宏淵屯虹縣再鼓而為將降建炎以來十四戰皆未有今日行維之一舉者蓋向者因其來而復與之戰今則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生而征之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非不得已而後戰也孝宗謂數十年無此克捷胡銓謂四十年未有此幸虜人緣此震懼知吾君有大為之志知當諫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所衝敵陳之將王十朋又為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徽宗欽宗復臨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平伐而舉此豈道試僥倖者之為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侍御史王十朋為吏部侍郎先是十朋言天資聰曠不達時宜獨抱孤忠每懷憂憤自從總角身在草茅聞魏虜亂華中原陷沒未嘗不痛心疾首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及聞秦檜用事辱國議和寔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臣素不識張浚聞浚天資忠義誓不與賊俱生臣竊敬之慕之前年備真館職因

輪對首言虜必敗盟乞用浚等虜果南收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以江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為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浚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陛下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為非每蒙聽納浚遣二將取靈璧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英斷任浚為難及聞王師不利而還幸災樂禍者橫議叢起臣又言陛下用兵為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為欽宗欽宗復讎而舉為二百年境土而舉為中原平民代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面退固不以一劍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臣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乞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賜寬宥以塞群議又言聞近日陛下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十朋奏唐以中官監軍卒為亂階上曰未嘗有此十朋又奏近又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遂有是除尋出知饒州○下罪已詔以宿州之師失利也張浚降特進改宣撫使參贊陳俊卿唐又若以十朋降兩官邵宏淵李顯忠以下降罰有差浚留維揚大飭兩淮守備上復命杜奏事浚因乞骸骨上見奏謂杜曰雖乞去之章日上朕

法不許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惑上對近臣未嘗名浚獨曰魏公○壬申胡銓奏事讀劄子至上曰秦穆公殺之敗匹馬隻輪無返者尚能一戰而霸讀至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平陳房喬知其必亡上曰二君皆恃安平驕淫至此○丁丑進呈軍人襄陽屯田上曰此可罷陳康伯奏曰汪徽措置屯田頗就緒但不當役戰士洪遵奏正合募人願耕者上曰指揮更添入不得抑勒秋成所得依舊與之○巳卯張浚言官兵因戰鬪重傷發疾不堪披帶之人均許令子弟親戚承襲從之○丁亥詔守令監司出入阡陌勸課農桑以殖財阜民則賞不汝遺或怠惰邦有常刑必罰無赦○秋七月庚寅朔以盧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允文尋上疏言臣切惟藝祖皇帝創業之初削平諸國首會襄陽之兵以取荆南蓋天下勝勢所在光得之則雄視吳蜀一統之初實始於此自古以來蜀以重山為險吳以長江為險而荆襄之地平原廣袤以兵為險道路錯出不以數計而其大者有六自陝虢出盧氏可以直抵歸州自光化出漢口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陽自唐州出襄陽可以直抵鄧州自蔡州出信陽之二關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陳州出死丘新

息可以直抵光黃皆當以兵為險之地也而今之備兵反薄於守吳守蜀之數一失枝梧虜勢橫潰兵蜀之形釐而為二屯兵雖多首尾莫應伏願陛下下臣之章於暖心大臣議所以益兵之策庶幾不失藝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為陛下恢復之基天下幸甚○以湯思退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旱蝗星變詔近臣條上闕政起居郎胡銓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中書令又直學士院劉珙疏言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實精擇郡守誅鋤賊吏以厚五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誠能廣恭儉日新之德屏馳騁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而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甲寅戶部言內外不住添屯軍馬合用糧料比舊增廣其數浩瀚今秋成不遠理宜措置收余添助支用今且以每石作二貫文除湖北京西路就去歲已降本錢外欲科降去年和余米支使不盡本錢并支度牒見錢閑子等令逐路運司拘收照應市價賤處盡本通融收余從之○八月丙寅詔朕惟共理允賴守臣比年以

宋遷易廢定欲使宣化東濟民安甲里難矣載嚴成法毋徇私恩今
後郡守須到任二年方許差除○丙子詔昨議臣權借職田添助國
用深慮吏無主租何以養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戊寅臣僚言檢
放災傷守令未嘗加意乞再從限一月○從實陳訴
委縣令同所差州官驗視檢放知州覺察諸縣監司覺察諸州如有
不行覺察御史臺彈劾從之○以災傷避殿減膳降詔略云比日飛
蝗益多又聞諸路州縣風水為災朕避正殿減常膳二三大臣其盡
忠省過監司郡守各務身率戒奸禁暴平冤察獄所在災傷依條振
卹檢放師徒未息科調繁興江淮襄蜀尤極勞擾疆場之吏宜加安
輯蠲其苛斂以稱德意○癸未起居郎胡銓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
膳蝗蟲頓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逐日禱天蝗蟲遂滅安可不至
誠銓奏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銓又奏側聞道路
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實直曰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
當辨曲直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且也然非卿不聞此言銓奏
云臣事君猶子事父若於君有隱則又亦有隱非忠孝也上曰卿
言甚善銓又奏德宗謂姜公輔為曰朕嘗論德宗此言其失

不足法銓奏天語誠然宗社之福也○初張浚以符離之役詔改都
督為宣撫至是參贊軍事陳俊卿奏云改都督府為宣撫司恐使人
情觀望號令不行殿中侍御史周操亦以為請遂詔復都督參贊軍
事唐文若知鼎州以戶部侍郎王之望代之○監惠民局劉汶罷言
者論汶近因太白晝見陛下詔侍從以下條對得失汶乃公肆諛言
編投臺諫乞行遠竄故有是命○以龍大淵曾覲知閣門事二人皆
上潛邸舊人上之初即位也以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覲帶御器械
去冬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潛邸舊僚宣召當
有時蓋指二人也是年三月度復上疏劾大淵輕佻浮淺憑恃恩寵
入則侍帷幄之謀出州陪廟堂之論搖唇鼓舌更變是非反復數百
言尤為切至乃詔大淵除知閣門事覲權知閣門事度復奏云臣欲
抑之而陛下揚之臣欲退之而陛下進之臣欲使之畏戢而陛下示
之以無所忌憚是臣所言皆為欺罔因求貶黜不報而中書舍人張
震亦繳其命至再除震次對出知紹興府震力辭不許殿中侍御史
胡沂亦論二人市權不報給舍安節周必大亦再封還錄黃有旨
龍大淵見在假候假滿日別與差遣曾覲依舊帶御器械度尋改權

工部侍郎以所言過實也震力辨職名遂與外祠度辭新命改知建寧府詔大淵觀依舊知閣門事必大又格除命不下必大尋奉祠而上入之命亦寢未幾沂亦奉祠安節除兵部侍郎至是復申前命書行者中書舍人錢周材給事中工部侍郎陳之淵也○禁士庶服飾侈異及歸正人胡服○九月己亥詔自今後內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香疏香合并沈香並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並不得投進○辛卯御史周傑奏建立長秋費用不貲方今軍旅未寧歲事荒歉望應奉繁文內外錫賜痛行裁節上曰朕宮中已痛加節省卿等更一切畧去浮費○癸卯詔已札付張浚王彥令兵將官奏報文字及有陳乞並不得倚托近侍進達可徑赴行在通進司投進○癸丑起居郎胡銓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此○乙卯進呈手詔頗聞中外士大夫不安義分希進苟求多事造請執政大臣宣諭此意公事公言之勿受私謁等事上曰賓客固不可全不見但不當以此廢事有干求者卿等宜有以戒之○起居郎胡銓言蒙差權中書舍人臣與起居舍人馬騏同僚其人詳練乞改差騏上曰

難以易卿銓奏臣與劉琪分上下房劉琪得上房臣得下房下房多出內降如劉琪近日繳田師中表陳乞恩例冒濫聖聽况臣綿薄決不能勝任上曰劉琪繳得極是朕初疑其稽遲耳繳駁貴於當理如卿名望不必固辭○先是虜酋移書云故疆歲弊如舊約即止兵上付督府答書命盧仲賢携往上戒勿許四州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虜酋懼之以威乃言歸當稟命許四郡遂以虜酋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工俘虜之人○是秋詔秘書省除少監秘丞外以七員為額○冬十月地震○十一月壬辰詔曰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佚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換授止之兼領其朝參職事俸給人從並令有司日下條具取旨既而環衛官共以十員為額○癸巳宰執言軍旅之際間謀居多巧為詆誣陰擾國政兼近世風俗之弊毀譽不公有害手治詔令宰執待從臺諫謹察妄有薦毀專事欺罔者具以聞奏當議重賞於罰以靖風俗上曰此弊已七八十年罰責必行正在君相舉與卿等行之湯思退奏毀譽不公久矣毀者當

祭之舉者當試之○曰朕累詔首優軍民其令尚書省下諸路帥守監司及諸軍統兵官各開具見已如何施行務使實惠及人無或失信○甲午詔臺士院經筵官自今月七日輪二員宿直於學士院已酉侍御史周棟內宿召對問遣使事久之上曰朕在宮中並無他用心只是看經史并騎射耳

自隆興元年令學士院及經筵官日輪一員宿直於本院以備答訪或問經史或談時事或訪人才及執事所奏從容造膝過於南衙而陳先事獻言加於路朝頭諫諍故字文价論變路照濟推賞此尚書對之言也陳騷論治財吏當用祖宗法此中書夜對之言也魏思之養皇孫國公德性此直學士夜對之言也金安節馬琪論諫官言事失當不宜深罪此侍講夜對之言也周棟以待御史內宿召對論遣使事王蘭在講筵夜對論臨安府王佐貪于事此禁臣夜直之難容論奏也如此

○詔福建提舉司具到本路見在常平米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義倉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令本司契勘如無陳腐不須更行收采從中書門下省請也○已酉給事中錢周材等看詳撫州勅賜同進士出身吳澥上書繳進罪言三冊所陳治道革弊并制理財取中原五事論議詳明言皆可行詔與堂除陞權差遣○詔命侍從堂諫集

議講和群臣相繼論列而監察御史閻安中議曰虜人竊謀詭計以和而陷我於機穽者屢矣靖康之變其痛不可勝言也自翠華南渡以來絕江航海以掩我不備者不遺餘力矣其心豈欲與我和哉彼見吾兵岳張韓之軍士氣少奇兵威稍振川陝屢勝順昌大捷國勢駸駸乎強矣彼其時亦有蒙國之難焉恐吾積怨發憤而遂夾攻之也比我師有靈壁之捷有虹縣之捷有符離之捷虜人死亡者過半雖我之主帥失於緩御眾散而歸不能以一鏃一騎尾從吾後臣知其無能為矣彼見吾用孟明氏恐其濟河焚舟復有後日之舉也於是虛聲恐喝又以和議而疑我焉一則以威彼背叛之國安反側之心二則以沮我壯士之氣緩攻取之計三則以疑我歸正蕭琦等輩四則以掩蔽我唐鄧海泗等州五則以杜絕我謳吟思歸之人使不得以乘釁而生變也四州之地決不可棄當以和好為權宜用兵為實致起居郎胡銓議曰臣竊惟國家自紹興初與金虜講和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上下偷生苟安歲月以為盟好可恃蕩然決去藩籬之守一旦元顏亮變生肘腋宗廟社稷幾不血食天下寒心陛下即位以來乾剛獨斷然圖任二三大臣力謀恢復符離

之師兵不血刃而故疆復得使本顯忠盡忠於國不貪小利以成大
舉之功則中原響應執如破竹興復之期可指日以俟矣雖然功雖
不成自京都播遷之後垂四十年未有如符離之舉也虜人緣此震
情知陛下有大有為之志知廟謨有出不意之奇知邊鄙有折衝敵
氣之將知臺諫有明目張膽之人知朝廷有面折廷諍之士以為中
國有人遂有乞食之意兵法曰無故而求和者謀也昨來京都失守
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劫遷本於宰相何鼎主和維揚失守本
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元顏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
蕩以來四十年間醜虜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暴蔑
我二聖污踐我兩宮殘毀我宗廟凌夷我社稷發掘我陵寢今欲與
不戴天之讎講信脩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和好可成六羊可
信决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況萬萬無可信之理虛前車覆後
車戒陛下若不深思遠慮力修故事力勅守備力任將相力圖恢復
而苟目前之安臣恐後車又將覆也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陰為之
備外雖和而內不志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嗚呼
燕安鴆毒不可懷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安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

振尚又安能戰乎其為鴆毒可勝寒心○張浚累疏爭之至曰自昔
議和之臣始以怯懦誤國全身保家其終必至於降蓋有草降表以
待用而陰圖其富貴者矣不可不察○壬子陳東伯湯思退周葵洪
遵劄子奏近因此劄元帥書來有意求和陛下天資英武痛祖宗未
雪之難日思恢復而一聞虜言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安天威
因為自治之計以待天下之變而圖之群臣紛紛乃謂臣等意欲講
和以苟目前之安曰急以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材
選將勦兵以激昂士氣務重穀均財節用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
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陛下無忘今日之紛紛而力
行其所未至使臣等得效其區區之愚不專為苟安之事以實議者
之言上曰虜能以大上為兄朕所喜者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師
功○初張浚累疏言虜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執政急於求
和遂遣盧冲賢持書報虜浚復言仲賢小人多妾不可委信已而仲
賢果以許四州辱命朝廷乃遣王之望龍大淵為通命使副而召浚
赴行在浚沿途復上疏爭之且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
之禍增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惡復出為忠臣聞立大事者以人

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心詔已下矣中原之心矣將士之心失四海傾慕陛下之心他日誰爲陛下出力用命哉今議者不務力爲自強之計因虜帥一再移書復將衰吾民之膏血以奉誰人欺陛下以歛之名而共爲和之之實其說固曰吾將歛之而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歲幣一出國書一止將士號氣忠義解體人心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過曰吾將歛之而理吾財用不知今雖遣使而兵不可省備不可徹重之以歲幣之費虜使之來復有他須何財用之可理此可見其欺陛下以歛之名而實欲行其宿志彼方惟黨與之是立惟富貴之是貪兵復以國事爲心哉及入見又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今通書官胡昉先往諭虜以四州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大滿待命境上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而四州之地不可輕棄而湖北京西制置使袁元文乃陳不可與和四州之地與和尚原商於一帶之險不可以輕棄累疏爭之未幾虜州胡昉等上聞之謂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歸一矣○十二月丁卯上曰殿司尚備舊弊如印馬多是病馬便印每匹數百十尺緣人情應副又如私差人兵借事朕已說與王鎮可作約束施行○

左僕射陳康伯罷出知信州尋奉祠從所請也○以湯思退爲左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仍兼都督上書聖王得賢臣願以賜之○庚辰上曰廣帥尚未除人宰臣湯思退等奏三廣去朝廷遠摩象珠珍所出帥守須以廉吏爲先上曰古謂貪泉使夷齊飲不失其廉也○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例有拖欠監司郡守却以羨餘進獻徒冒賞典今後上供錢物須管依限起發數足如輒行率斂進獻仰本部按劾以聞○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一萬有旨令就便撥賜廣西所司充本路今年上供錢○朱熹入對二奏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難不可共戴夫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其三言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疆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乃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知荆南府張孝祥薦峽州布衣郭雍行義不至賜號冲晦處士○熙寧再封順正先生○總司拘造湖北會子七百萬謂之直會子○**甲申**隆興二年春正月丁亥朔詔曰朕恭覽乾德元年郊祀詔書有云務從省約無至勞煩仰見事天之誠愛民之仁朕祗膺慈詔嗣守不祚分歲冬日至當如見上帝可也○有司除享神儀物諸軍賞給依

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支費正從省約心癸巳上曰近日士大夫奔競之風少嘗宰相楊鼎退等奏方欲措置上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甲申知潭州黃祖舜言江湖之恩私鑄錢薄少錢毛升鋪戶每以好錢五百傳換一貫混雜貫百與鄉民賣買欲中散私鑄之刑戶部契勘私鑄毛錢及磨錯煎鑿并博易私錢行使各有立定條法乞檢坐指揮下諸路提刑司行下所部切嚴約束從之○壬寅戶部言諸路節次承降指揮和糴先拋降下未糴見錢銀并兩浙運司合椿今年歲額糴本移用錢及諸路常年剩下糴本等錢共二百萬貫令行在并降與建康鎮江府衙州置場收糴米共一百萬碩依舊作常平椿管緣逐路提舉司循習住滯不催督錢數起發深慮用而過時有誤收糴欲將所科糴錢數割下逐路提舉常平官兩浙運司日下計置盡數赴逐處糴場交納仍各具已催起錢數申尚書省從之○是月都督府言會子流轉行已是通快右廣行椿米錢即日支遣則客旅不至阻滯欲乞令禮部降空名度牒一萬道分下諸路出賣於建康府置務椿梁見錢專充會子本錢從之○詔諸路監司帥守及統兵官條上

上言
特機
會

優卹軍民事宜○二月己未幸玉津園宴射○癸亥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邊事指揮上曰暫往措置邊防待朕批去有警即行不須擇日先是張浚素虜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但三月間春草生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無事則不須行又奏近日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為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虜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湯思退奏虜人亦詐無窮朝廷規模要先行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須是機會不可強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戊辰進呈擬韓彥直知舒州上曰親民之官不可輕授湯思退奏彥直實為郎官張浚又嘗以為成閔隨軍漕上曰更且試之以事他日可以親民付之州郡未晚宰執退曰上於州郡如此不輕可以知願治之意也彥直世忠子也○丙子上宣諭臣僚論列間有將臣刻剝士卒以充饋賂可令學士院降詔戒諭

自昔將帥之以賄賂進未嘗不由於左右招權納賄者為之也小人之在君側乘間伺便竊行其薦毀之說而賄賂之計得矣不思將帥之賄賂皆惟以剝斂而得之也士卒困於推剝

論於飢寒利入於權門怨歸
地孰肯為國用命者其始出於
其漸乎請皇因臣僚論列亟發
尤殺其罪祇若明訓誠可以必
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後人得
在位若皆清白及待細僕從罔
得其情矣

○丁丑詔司農少卿陳良弼往浙東點檢常平等倉辛巳良弼言比
點檢七州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壞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
二十餘碩并常平錢一萬四十四十餘貫乞委提舉官徧詣所屬剗
刷係省錢米償納如所償未足候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是月兩
厯○三月丁亥臣等言今入仕之數日以多故注官之闕日以遠吏
公然受賄無所忌憚人亦公然賂吏無所吝惜其弊有三一曰隱匿
闕次二曰引例異同三曰摺摘小節臣謂凡今銓曹隨事生弊蓋不
止此欲乞令本部長貳郎官更行條具務令詳盡從之○丙申進呈
監察御史袁綜奏以病甚母老子幼身後狼狽湯思退等奏前此右
正言都民望死曾支賜銀絹上曰恐自此為例思退等奏前此朝士
有死者堂中亦有例送錢物欲送三百千與之上曰甚好思退等退

相與言曰上雖此小支賜亦不肯為例可謂節儉之至也○丁亥
東總領措置營田王鼎言紹興五六年間置營田司臣掌同領江淮
營田經營二年初年官收五分莊戶六分次年官與莊戶各五分紹
興六年官收約十四萬碩莊戶所分一同總被旨結局分裁諸路
漕司提領致致人情觀望田政日削午死不補客云不道今雖有存
者所得無幾欲乞先於便近軍分與主帥問議揀次等不堪出戰及
知農務之人每軍以十分為率差額一二分列屯耕其置莊買牛
造農器分課子並依昨差撥領營田司已降指揮施行假之歲月以
漸增廣從之○丙午宰相湯思退奏廣西遭寇數年乞降德音寬恤
上曰租稅收得多少不要文具務行實惠○戊申臣僚上言內外官
司以貫承上者幾無虛日而吏部以磨勘轉官者其減年之數多於
實歷之人乞令吏部今後遇以減年磨勘轉官者須將實歷過年政
對用謂如一年實歷用一年減年如此亦是合四年轉官者以二年
轉也詔從之○是月內批劉度罷建寧府給直黃中馬與言度與郡
且一歲矣今被旨放罷真知其故上批劉度黨附敢為欺罔尚除大
藩可依已降放罷直黃中及與亦以言上蓋龍大淵等初用事

時諸賢攻之甚力古上意有朋黨之疑也○○以法復如淮視師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浚又言當詔王之望等還上從之幸建康之議湯思退初不與聞乃與其黨密謀為附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自浚受任督府且將三年講論軍務不遑寢食所招來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營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要害之地城壁皆築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堰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兩年冬虜屯重兵十萬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將士望虜至成大功而虜亦知吾有備卒不敢動至是浚又以宰相來撫諸軍將士踴躍思奮虜聞浚來亦數宿州之兵歸南京沿邊清野以俟淮北來歸者日不絕山東憂傑悉領受節度浚又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琦盡統契丹降眾且以檄諭契丹虜益懼○初給度牒二萬道付諸路出鬻每道收錢三百貫侍御史周操言今來正是起催折帛夏稅之時若添此一項愈見窘急每道乞量降五十千續有旨先次給降一萬道俟均賣盡日別取指揮後上謂輔臣曰聞臨安所科已自紛擾不如且已之○夏四月召張浚先是右正言尹穉論浚跋扈乃議出督府而以戶

龍督
張浚

退
官署
三

部侍郎錢端禮吏部侍郎王之望為淮東西宣諭使以代之之望未行又拜左諫議大夫蓋欲使議論歸一也至是詔罷督府應干錢物委端禮之望及淮東總領拘收時湯思退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又令尹穉論罷督府官屬馮方又論浚費國用不貲又論乞罷浚都督浚亦請解督府詔如其請言者詆浚愈力浚留平江上章乞致仕者八上許之直學士阮洪适當制有棘門如兒戲耳之句蓋适自淮東總領召歸附思退意言浚邊備如兒戲故又形之制詞也上察浚之忠欲全其去制除少師判福州陳俊卿知泉州尋奉祠

龍督曰王師偶失小利而華災樂禍者縱橫紛起矣且符離之役李顯忠邵宏淵進兵淮北藉令潰散不過失其所下之城邑何至張皇如是耶嗟夫官靖以來為虜所欺為和所誤為奸臣所困曾不一悔而一欲用兵少有獲敗上下翕翕以為危亡之必至不獨為之罷大臣然論者朝廷之議又為之一變矣甚矣人臣任責之難也

○五月壬辰宣諭以十七日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閱兵○癸卯進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神勇軍權統領官劉洪近已致仕乞改差左軍統領王明填闕上曰王明病目不可用仍戒諭王琪近所差劉洪年老軟弱今果死止是主帥作人情湯思

退退而嘆曰陛下留意軍政下至鬲裨皆知其能不真大有為之君也○壬子臣僚言盱眙并楚州界客人裝載貨物私相博換錢寶乞禁止詔令宋肇嚴緝劉繹依認地分晝夜緝捕用心捉獲格外優異推恩○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巳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彥王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逐處控扼使虜人不過兵家無此理却要逐人回奏須用持大兵於重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有緩急且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聖鑒如此兵見機要○已巳詔夷陵之地今日為次邊利害下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司相度有無利便又見屯夔路兵聽鄰州差撥於夔州有無妨礙下湖北路并夔州路安撫司同共相度經又利便申取朝廷指揮○秋七月丙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詹善劄子見年七十於條合該致仕詔詹善引年知止足勵士風依條致仕特與一子上州文學○丁亥臣僚言昨因諸路綱運遲滯遂降指揮令寄居待闕等官部押優立賞格以為激勸積久弊生其弊不一其請託之弊其一侵害之弊其二夾帶之弊其三僥冒之弊凡此四弊皆歸於權

勢有力之人賄賂請求姦巧爭奪乞將州郡綱運口差見任官管押若不及全綱自有本州准備差使使臣據其多少貼差重賞亦可前去詔令戶部措置既而本部言欲下諸路監司一依人承臣僚所請事理施行從之○辛卯詔昨來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禮畢除修製冊寶行禮都大所一行官吏等已推恩了當所有本宮官吏諸色人未推恩可令有司討論施行臣僚言德壽宮官吏到官先轉一官及受冊寶文已推恩今若又復泛及似太重疊伏望聖斷特賜寢罷詔從之○戊申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一司所以來遠人通物貨也爾來州郡官吏趣辦抽解之外復多名色兼迫其輸納貨帶則減價求售所得無幾恐商旅自此不行繼而戶部欲行下廣南福建兩浙轉運市舶司鈔束所屬州縣場務遵守見行條法施行毋致違矣○是月江東浙西水雨雹詔災異數見江淮水滂避毀滅膳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母有所隱○兵部侍郎胡銓言當今急務莫大於邊今與虜和議有可痛哭者今日之患兵費太廣養兵之外又重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不下數十百萬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

之藩籬咽喉也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而江浙不安三也絕
中原之望四也自秦檜竭民膏血以奉虜民然盜起齊述一變殺數
萬人郡國二十四同時大水今和議雖未必成皆曰又將竭吾膏血
以潤虜人今兩淮之人嗷嗷然皆曰又將如前日疲於虜使之往來
而拜命之不暇五也秦檜力排不附和議之士九十餘人賢士大夫
國之元老相踵引去檜末年遣張常先汪君錫網羅張浚胡寅等三
十七人欲竄海島賴上天悔禍檜即殞命而三十七人幸脫虎口然
趙鼎王庶李光鄭剛中曾開李燾孫魏玘高登吳元美楊輝吳師古
等皆死嶺海或死罪籍怨憤之氣激天今日和議或成則不附時議
之士或蹈前日之禍必矣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路允
迪等二三大臣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虜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
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覆轍不
遠七也頃者虜人移書盡取歸正人檜一切還之如江南程師回趙
良嗣等聚族數百人幾謀變今虜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之人與之
必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八也自秦檜當國二十年空竭
國力海內乾耗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虜國害民殆有其焉

九也真宗朝宰相李文靖公沆賢相也嘗謂王旦云我死公必相切
父與虜講和自此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十餘年間祥
瑞天書土不之役不息東封西禘饑饉荐臻且始海不用李文靖之
言夫祖宗盛時尚以和議爲不可況今國勢委靡如此而復唱和議
使上下解體士氣惰怯溺於宴安之想毒國之元老如張浚王大寶
王十朋金安節黃中陳良翰相繼黜逐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韓愈云言老成重於典刑是何可輕哉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
之論力行其志自強不息則醜虜何足患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不
勞聖慮而滅矣○監察御史龔茂良疏略曰夫水至陰也其占爲女
寵爲孽後爲小人之專制爲夷狄亂華而其間因權倖以致者蓋十
八焉今左右近習不過數人衆所指目形于謠誦以陛下英明果斷
固不至容其爲婚爲媾第一二年來進退一人材施行一政事命由
中出人言誹然皆爲此輩甚者親狎之語流聞中外賢酬之作傳播
邇遐陛下深居九重何由知此時內侍押班梁珂及龍大淵曾覲皆
用事及良疏蓋指此也會言者論珂罪詔與外任信觀茂良尋遷右
正言入對首論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發惑入斗正當吳分天意若有

所愠怒而未釋者一人害政其珂百倍上諭以二人皆宮邸舊僚且俱有文學敢諫諍未嘗預外事茂良再上疏言德宗謂李泌人言盧祀奸邪朕獨不知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獻所為行道之人類能言之而陛下尚未之覺更須其賢此臣所以深憂憂嘆百倍於未言之前也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及王之望參政茂良以其嘗薦已乞回避詔除太常少卿茂良力求去乃命知建寧府○八月戊辰詔通判橫州賈成之特令再任從廣西諸司言佐郡有方為政不擾也○丙子臣僚言大理寺勅到左軍統制魏尚令人齎金銀來行在托相識尋訪關節求帶閣職必言聞有如此而得者是以效之欲望將魏尚重作行遣別降指揮戒諭中外今後敢有受財賄滿者當以軍法從事詔從之○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積兩無所鍾洩重為秋稼之害可令逐州守臣考按古跡及今堙塞去淤條具措置聞奏○是月魏祀使虜先是上命湯思退作書與虜約許割四郡且求減歲幣之半尋又命祀以宗正少卿充通問使祀及疆虜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祀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魏國公張浚浚行次餘干以家事付兩

子楨約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盡置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疾革呼楨等于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而薨後五年上追思浚忠烈加贈太師賜諡忠獻浚自幼即有濟時志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繫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脩德畏天至誠無倦為先又以儲副為天下本自在川吹即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為相復陳宗廟大計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龍冲充訓導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若居錢塘易以安肆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為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朱震龍其政大救綱與海外獨不原浚為請得內徙轉出忠軍士剽掠浚嘗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惟上獨稱出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其輔政以人才為急與趙鼎等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尤善於撫御將帥而知其才始在閩陝吳玠吳玠由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蜀時晚出浚一見玠之即付以事任歸薦

于朝卒成順昌之奇功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彦後皆為名將
事母至孝母後凌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澆友弟尤至數養其子
如己子實義莊以贖宗族其子拭甫舉義事即草土拜疏言吾與虜
乃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興編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
至誠惻世之心無以交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
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是為監而深察之使吾骨中
了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
脫七氣充而虜不難卻矣

南之計吏校制命禽獸迫人莫知其為大變獨公欲正人心雪讎
孤復士子鎮遺黎晚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帝其功使公困於讒
忌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知人
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豈可借乎後之
功未遂而膾之毒愈深後來者遂以東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軍事
為義理之當然輔叔姪之國歲歲幣五萬則朝廷動色相行而
自壬午至丙寅四十五年之間所
爭者受書之儀而已可憐漢哉

○九月丙戌詔初除罷職供職人先令取索脚色委簿書官審人物
不致驚駭都俗頓整任無貴賤具詣實狀申聞門方許供職如未歷

差遣人候經任訖照驗印紙與理額外元名次撥填具關雖有事降
指揮並許執奏○甲午詔江東浙西監司郡守比緣江東浙右俱被
水災卿等既分外臺之寄能於所部講明民事預為陂塘渠堰防慮
未然使顯效著於將來者朕當不次擢其或但為文具感有司刑
朕必不赦○臣僚言建炎間凡除郎官即於所降指揮使帶如未經
上殿令閣門引見上殿此蓋祖宗舊制不知於何年月始不帶行知
有先次供職之文欲望今後應除郎官一依建炎指揮仍令先次上
殿然後供職見其稍有不補即令外任或與祠祿認從之○是月以
王之望參知政事之望陳和戰三策又言今日無堪身任事之臣上
大喜即軍中拜之○虜分兵入寇○交趾來貢○詔今後命官犯自
盜枉注贓罪抵死除籍沒家財外取旨傳依祖宗舊制決配仍檢坐
夫聖故事令學士院降詔○出內帑白金四十萬兩和采賑濟尋詔
發江西義倉米二十萬石賑濟○命湯思退督師江淮揚存中同都
督錢端禮吳芾並為參贊軍事初兵部侍郎胡銍因轉營為上言與
虜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
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喪期與觀不已必至知平帝青衣行

酒而後為快備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扣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
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省數千億之糜幣專意
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恥去十手而就
十贊利害較然矣詩云五戶婦人之言今日寧朝之士皆婦人也虞
既得四郡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懼密諭虜以重兵脅和上聞有
虜師乃命建康都督王彥屯昭關而三衛江池諸軍相繼皆出又命
思退督師思退辭不行

魏公受任督府招徠山東淮北民義之士凡萬二千餘人
皆淮東壯士友仇西時盜又萬餘人規模措置方有次序湯思退
庸懦無謀大唱和議雖張浚力言之何益彼思退者乃魯之死黨
其為計盡大略必捨捨然擒之主和維陰變勇約亦未至論虜以
兵而脅和也與魯魯具議者雖加賤賈亦未至與大議効二十人不
主和之罪以成其議也是則思退之罪又浮于擒矣

先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銓爭之尤力於是大臣
皆不悅遂命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趣行時金寇深
西淮東郡邑皆望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謝陽湖而大將李寶駐
師江陰不肯援敏銓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銓劾奏曰臣
受詔命定餘備淮李寶滿江今寶迫還視敏棄救若謝陽失守大勢

甚矣寶懼與敏角退虜兵時大盛河凍銓親持鐵椎斷冰士皆奮
發銓與尹穡同出使穡極浙東置家於安銓使江淮蓋敵之地勢
掣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冬十月乙亥詔都督江淮軍馬
楊存中與王琪郭深共議真揚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
早禦○詔朕每聽朝議政事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
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于治○十有
二月丙戌詔舉義兵略曰朕為人之後而不能報上世之憤為人之
君而不能極斯民之厄故食不知味寢不安枕未嘗以尊位為樂也
又曰朕以兵源難開隱忍自屈仍遣魏杞銜命復行不較禮文書辭
屢易不愛四郡割以奉之乃渝元約又求百州且索臨陳係虜之人
是其更變無厭必欲尋釁初無休兵結驪之意朕重違太上聖意已
盡初式再換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南秦之地停降之
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儻或不諳前好至於交兵天寶臨之非
朕得已况我將校六師受國家爵祿之久忠義所激自應奮勇捐軀
為國雪恥○甲午詔魏勝忠勇力戰陣亡可與贈正任承宣使仍賜
其家銀絹一千匹兩其子厚與恩澤郭淑在盱眙望風逃遁孔福在

蒙州坐視虜兵縛騎過淮略不措置未欲便加軍法郭叔可勒停送
靜江府編管孔福可削奪官職自身自效

用之以明守之以信而已故有功而賞賞之無所顧者有罪而刑
刑之無所姑息賞二人而十萬人勸刑一人而十萬人懲而況千
行軍用師之際將以求盡人之死力其可不知出此哉觀壽皇所
以厚賜勝陣亡之賞而嚴罰逃孔福逃遁者偷之刑臣知忠臣豈
士益思所以奮萬而全軀得妻子之臣有死而後生矣

○是月楊存中陞都督先是湯思退既不行乃命存中同都督軍馬
及事急復以王之望為督視之望力辭乃陞存中為都督○詔諭歸
正官民云朕遣使約和首尾三載北師好戰要執不回朕志在好生
寧其屈已善幣工地一一曲從唯念名將貴臣皆北方之豪傑兼中
國之仁義前去左衽役戈來歸與夫軍士人民厭戰腫喜我樂土
孰知其設意欲得甘心斷之於中決不復遣爾等當思交兵費險
此之由視之知共圖掃蕩○湯思退除職奉祠言諸論其急於和
好之成自壞○龍築壽春城散萬營營兵輟修海舟毀拆水櫃不
推軍功賞典○撤海四唐之成詔責居宋州行至信州夏淳而死
大事也思退大唱和議密論虜以重兵脅和欲兵大變劫二十

人不主和之罪則皆因膾之心而甚之也思退雖以此獲罪而
葵王之望尹摛洪遵之徒為膾者多矣一浚豈足以勝百膾哉
大孝張觀宋鼎高用中等七十人論湯思退王之望尹摛致虜
人之罪而和議不可破矣

○時參知政事周葵實行相事聞諸生有欲相率伏闕者奏以黃榜
禁之略云靖康軍興有不逞之徒故昌諸生伏闕上書幾至生變若
蹈前轍為首者重責典憲餘人編配黃榜出物論譁然於是太學生
張觀宋鼎葛用中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摛致虜
人宜斬之以謝天下書略曰逆亮授首之後朝廷擢用張浚都督江
淮虜人不敢犯塞蓋由張浚備禦有方是以寢敵人之謀故陛下無
北顧之憂矣自湯思退首唱和議之望尹摛附之極力擠排遂致張
觀罷去邊備發弛墮虜人計中天下為之寒心而思退輩方以為得
計今虜人長驅直至淮甸皆思退等三人懷姦誤國豈可置之不問
哉此三人之罪皆可斬也臣願陛下先正三賊之罪以明示天下仍
竄其黨洪适是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金安節虞允文王
大寶陳俊卿王十朋陳良翰黃中龔夬良劉夙張栻查翥協謀同心
以濟大計上怒欲加重辟是公武及右正言龍茂良同入對上怒稍

震之望亦為之抃解乃止先是侍御史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劾其罪廢和議決成所指凡二十餘人由是擢穡為左三義大夫而公武亦自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洪适時以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王抃使虜軍併劉奇秦地歸被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誓自略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咸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而已虜皆聽許

○詔擇日親征○以陳康伯為左僕射○錢端禮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而兼持參知政事○閏十一月辛未詔內藏庫支借銀一十萬

兩應副戶部支遣日後令本部收發撥還○是月詔諸將才之地依祖宗舊法更不立額○崔阜敗虜于六合○十二月甲申權尚書工部侍郎何備進對因及用人才事上曰近日士大夫議論好惡多不公心鄉每論事皆可施行如卿所謂其言甚善雖仇怨在所當用如其不善雖親故不可由從此意甚好○庚子詔方今多事理宜慎謀侍從兩省官每日一到都堂遇合關蓋諫者亦許會議○是月撥戶部舊儲備錢三百萬充會子本錢○赦沿邊諸州詔略曰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取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休矣

○詔曰壬午之議和之未成者也茲未之議和之已成者也

○議和之未成則諸臣當論和與不和之是非而當特洪遵金安節等文若周必大共為一議言和者多言不和者少惟張震張闡之論猶近正而宰執獨無奏章姑以聽和義之自成耳是則前日之失也今茲和義既成所以集議者但論歲幣之增不增也之割不割地正人之遣不遣邊戍之撤不撤耳而諸臣猶有許之增幣許之割地許之還歸正人者其曰世雖不可口者亦僅有張闡胡銓一人而已向者康伯猶不王和義今則康伯亦附會而言和矣蓋靖康之禍日遠月志秦檜之毒日久月深後生晚輩不念前歎遂以東

南為正統之地以忍耻事雖為理義之當然烏乎平王東遷四十
九年志復離之義此春秋之所由作也二聖之痛今四十年矣而
當時朝論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慶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
五年之間所爭者受書之儀而已虛文何益哉此切銓所謂李朝
皆婦人也其亦有感於斯平然而考之當時端人正士如黃通老
劉恭父張南軒朱文公最號持大義者而黃通老入對則謂內修
政事而外觀時變而已劉恭父自樞府入奏則謂復讎大計不可
淺謀輕舉以幸其成文公自福宮上封章則謂東南未治不敢苟
為大言以迎上意南軒自嚴陵召對則謂虜中之事所不敢知境
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是數公者豈遠忘國恥者哉實以乾淳之時
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之時以義而行可也今再衰三竭之余風
氣沉酣人心習玩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不然今幸妄
動開邊啓釁恐不至遲之開禧而後見也

乙酉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車駕詣真壇行禮端誠殿受賀畢參
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錢端禮等同班奏事于後陛上宣諭曰商
齊日大雪及饗宴盡天廟圓立幸得晴霽禮成端禮等奏曰斯實陛
下誠意格天端禮等退具奏乞宣付史館從之去歲有司請國朝郊
祀多用冬至乾德元年藝祖初郊是年冬至適近海日遂改用十六
日甲子至道元年李繼遷叛遂改用次年正月所有今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冬至郊祀可遵藝祖近晦之義太宗改卜之典詔以來年正

將門

玉籍

陽之月雩祀之辰尋又遷至真壇故用獻歲上辛○丁卯起居舍人
王稽中奏臣每念國朝罕有止家惟將家子有能世其家如行彬之
子璘科世衡之子諤諤之子師道皆世為良將近日將臣子弟皆以
武弁為恥上曰卿此言其當矣至作文官又皆子弟不得藉中矣今國
家間暇正當選將萬一用武金卒不可得之上又曰卿言其當乃矣
乞於大將之家選武勇能世其家者尊顯之萬一用武不至無將可
用若其無處不材陰壯國勢上曰卿此論極當深得今日之切務○
王稽中又奏曰陛下留意北人然北人皆負陛下如賀允中老不知
浪遭白簡罷王之故謀國前後反覆異詞尹樞姦邪與湯思退陰結
死黨使李南壽往來傳遞言語士大夫目之為夜簡牌共為欺君誤
國弛去邊備鈞致虜人渡淮幾危社稷上曰如尹樞尤可棄朕初以
腹心待之乃姦邪至於如此稽中又奏曰如王深雖未甚有施設然
多與尹樞弄人切切細語士大夫皆謂之姦邪賴陛下先知其姦乃
併逐之士大夫尤服聖聰○庚午詔館職朕所以招延天下之英俊
以待顯擢苟不親吏事知民情則將來何以備公卿之任可今後更
迭補外歷試而出以稱朕樂育貴材之意○乙亥進呈大理寺劄到

許舍人批
救徽
駁
政選
事

為宋皇帝云○吳璘來朝尋進封新安郡王判興元府明年改判興
州○五月巳酉朔上諭輔臣曰今邊事少寧卿等當為朕留意人材
錢端禮奏人主之職惟當辨君子小人若朝廷所任純朴厚重之士
則浮偽自華貴效可成上曰固知如此君臣之間須相警戒○庚戌
中書舍人洪适進對上曰卿所繳秦墳差遣甚當向後有合繳事不
須劄子但批救將來又曰如有出自朕意事不可行者卿但繳來初
秦墳陳之宮觀造綴奏秦繪藏發檢惡金珠充物其家墳乃其不肖
之孫華率厚贖輒稱累重仰祿公然欺世玩侮朝廷故也○辛亥上
諭錢端禮等曰早朝與卿等每不從容人之後晚間少暇時當召卿等
款曲論治道端禮等既退又遣中使傳旨每遇晚召令於東華門入
詣德殿奏事

○自隆興二年詔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間意有未盡自
令執政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又明年詔曰早朝
每不從容今後晚間少暇當召卿等款曲論治道或召於東華門
於祥曦引於水殿宴於懋堂從容坐席之間略同賓主軍國大政
言今理亂有事當問者不妨敷奏有疑當問決者當決其未
洪适於晚對而見卿等列監門御守姓名周必大施師點於前
而論辨可否如其事未施行則以不肯任事責魏杞如其事未分

當則以徇情廢法責允文至謂朕有闕失卿亦不可不極言此等
執晚召之更相
儆戒也如此

○甲寅臣僚言唐任劉晏二十載今之戶部始用也未必擇之精既
用也未必任之久多不一歲少或半歲已徙職而去矣孰能為國家
周虛實究源流而圖善後之計哉伏望陛下略依唐故事博選中外
之臣其材之可用者而試以財計之任又觀其稍有所成而付之版
曹之職苟稱其職雖數遷而空乎一府職固不徙也勿奪其權使之
得以號令州縣而趣督倚辦焉勿拘其制使之得以權衡低昂而通
融流轉焉夫然後國之有無軍之裕乏民之利害皆得而責之彼亦
將朝思夕計畢精竭慮自任其責而不辭矣從之○辛酉中書舍人
洪适進仁宗久任許元故事上曰洪适所進故事切當今日之弊今
後非因昏懦不職不得遽有遷易其與利除害績用修舉並依故事
優加旌擢顯用施行○壬申詔法令禁姦理宜畫一比年以來旁緣
出入引例為弊殊失刑政之中應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款直引
條法定斷更不奏裁內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聞奏求
為當法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封鎖

架閣更不引用○是月宗正丞林郁言祖宗玉牒昨緣南渡散失不存前後修纂惟太祖一朝事迹已經安奉太宗玉牒雖已成書尚未送入太上今上玉牒目今見修自真宗至欽宗凡七世並未下筆緣近來體例每修一朝玉牒必取有開局方始修纂十年方許一進則是列聖之書雖百年而未備臣今自修真宗玉牒十年計四十卷望令本所日下繕寫同仙源續慶圖進呈降下玉牒殿安奉從之○六月壬辰進呈右正言程叔達章論廬州申蝗蟲遺種生發徧滿田野損傷苗稼淮南通判姚岳却行申奏蝗自淮北飛渡前來皆抱草木自死仍封死蝗以進上曰岳敢以爲嘉祥更欲錄付史館可降一官放罷爲中外佞邪之戒○丙午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解其數頗寬士取進者往往捨鄉貫而圖濬謀至於冒親歲詐丸藉而不之恤且牒試之法川廣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則密邇王都亦復濬試見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闕得替官一年內亦許牒試本宗有服親用此可也而中表總麻之親亦許牒試或宛轉請求或通問囑托至有待闕得替官一人而牒十餘名者欲乞申嚴許冒之禁其見行條法候今舉既畢付之有司專計損益立爲中制從之

又言國家三歲科舉集草茅之士親策于庭其間豈無一事之可行然有司考試多以文采爲高考在前列者始經面覽其間有言及諸郡軍民利害實迹偶文辭不稱真之下列往往確於上問誠爲可惜乞自今有論及州郡軍民利害事實令初考覆考詳定所各節錄緊要處候唱名日各類聚以聞從之○秋七月庚戌知池州魯登申稱本州管下竹生穗實如米飢民採食之仍圖竹實之狀緘裹其物以獻臣僚論歎歲飢民食其不當食之物誠出於飢餓迫切而已今池之民採竹實而食其亦迫切其矣管任在牧民願以爲美事不謂之姦諛不可也較其罪與姚岳同科欲望聖斷將登罷黜施行詔從之○辛亥進呈王大寶劄子奏理財宜務本抑末農者天下之本也而商賈逐末競利日繁宜抑之以助農如前日免行之令偶因曹泳建言廢罷欲乞講明損益以復前制上曰曹泳所行唯免行一事至今人以爲是民不可擾難以施行○臣僚言守臣之務重內輕外革之宜更迭迭入若未察州縣不得居清要未任監司不得居郎曹外有治效擢之內職內有實績擢之外任庶幾官循其業人效其職無因循苟簡之意矣詔令中書省置籍○癸丑晚御選德殿御坐後有金

之盛但在卿等力行○是月立皇長子儲為皇太子大赦○洪适奏
浙東塩司父闕官乞采藻不候告前去上曰卿等曾請宋藻支還
亭力錢否聞監司所至又要倍斂錢物送胥吏至有六七百千者須
丁寧鈔束○九月丁巳進呈付出嚴州劄子洪适等奏後省已曾看
詳只是編類之書舉子所用但以其筆札之費欲與免一解葉顯奏
獻言者大率只要僥倖上曰亦不奈何若不未欲便是塞獻言之路
○癸酉洪适等奏近有湖南漕臣任詔均州守臣戴之即皆自請討
賊之即臣等不識之須嘗上殿特與改宣不知何如人陛下尚省記
否上曰其人亦誕妄今不須留在種邊可召赴行在別與一近裏開
慢差遣○冬十月甲申臣僚言私鹽之不可禁者其弊三亭戶煎鹽
入官官不以時給直往往寄居為之干請而後予之至有分其大半
者一也煎煉之初必須假貸於人而監司類多乘時放債以要其倍
稱之息及就場給直往往先已剋除其半而錢入於亭戶之手者無
幾二也鹽司及諸場人吏類多積私鹽以規厚利亭戶非不思法以
有猾胥為表裏互相蒙死三也伏望申嚴禁戢從之○乙酉執政
內務進對洪适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又蒙宣召不知有何處

分上曰亦別無事只為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假恐事有
積弊適奏陛下執政如此

臣僚言天下萬物之務無窮而人主應之亦無窮此古之聖
人所以常有兢兢之念而無怠荒之志也且是故朝以嚴法以計
問又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間難須有不暇者勇之功方以
永賴猶曰克勤克勤於政日長不暇食以咸知方民皆用此道以
詔方來壽聖勤於聽政日對大臣講求治法于時兩日不奏事則
有官對之者上慮其辭相連度或或有留滯所以為法於天下而
可傳於後世者其幾矣哉

○十有一月丙午上曰張師頌有一道之奇却公然以魚鱗來此作
苞苴可特降一官如或不悛重責典憲便令報行○已未詔後省旋
次抽摘取上書可採者撮其樞要斷章取義立為篇目繕寫進呈從
起舍趙師訓之請也○執政晚對上出牙牌一面鑄更禮兵刑工
職吏字疏事自於下方上曰朕已令製造數副記朝廷事卿等亦當
依此以備遺忘○十二月己丑進呈刑寺擬斷廣州新會縣令屠曇
慶案為受周浩關節收禁不獲等致死擬斷徒二年私罪該赦書原
上曰國家法令多寬官真犯罪遇赦皆原只虧得以下人可特與勒
停○丙申進呈刑寺擬斷陸知剛等詐官案大理寺並引赦贖銅刑

嚴法

洪造

揚

部擬特旨陸知剛陸知微陸知茂各決杖編管上曰所犯情重可並
 決配嶺南孫大雅發陸知剛亦不易可特與職名是日降御筆近勅
 陸知微等詐官冒請事情法兩重刑寺約法斷刑正皆不當王弗可
 放罷陳良翰可降一官放罷當職官更議罰將上既而潘景珪元徽
 之異交如劉敬求各特降一官入吏並杖一百勒停○以洪造為僕
 射兼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汪徹為樞密使○是冬令監司郡守闕
 到即奏事訖之任如本貫川蜀見在本鄉居住之人即仰知通結罪
 保明取旨○是歲和義郡王錫存中薨追封和王謚武恭其祖宗閔
 為永興軍路總管陳玘父震知麟州建寧寨亦死於虜難存中天資
 忠孝慷慨有大節從戎河朔高宗一見遂授以心腹之寄前後轉鬪
 大小二百餘戰金創被體終始宿衛四十餘年上以舊臣尤禮異之
 呼郡王而不名存中父子相繼死難母張氏見震不屈亦引脰而死
 宗閔遇害祖母劉氏流落鄜州存中日夜禱祠訪問數千里卒
 迎以歸尋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為名將御軍寬而有紀律所
 用將士不私部曲之情輕財重義施不少吝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
 為題曰風雲慶會之閣○起居帥權中書舍人蔣希直前奏云竊惟

賈源

中書政本之地告人之職不特掌行詞命而已故事亦許繳駁臣雖
 時時爭攝亦不敢以承之而急於職事黨政令之有過幸除授之有
 失當不免時犯天聽尚賴陛下容納上曰正欲卿如此不特政事與
 除授之間雖人主有過失亦可論奏
 乾道二年春正月丙辰進呈郭振申董超等陞差上曰年皆及
 否洪造等奏年皆已及上曰立定年限方可杜其私意○壬戌進呈
 建康都統劉源繳納到逃亡事故橫行拱衛大夫至副討軍兵將校
 都虞候至押官付身二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件上曰付身還有許多
 否洪造等奏果有此數見今委都司毀抹上曰此事甚不可得於是
 詔武畧大夫忠州團練使劉源特轉武顯大夫高州防禦使○甲子
 進呈汪應夜乞優恤利州路運糧百姓而漕臣亦具奏乞運糧二項
 人支錢引三項計合降度牒八百餘道上曰中間亦曾免了一處洪
 造等奏成和等四州已嘗免夏秋二稅一年京西路諸州亦免二稅
 一半上曰利路運糧每碩與二千可紐計度牒支降○二月丙子詔
 宰臣奏乞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宰監司郡守可依薦舉舊法如犯入
 已贓當同罪餘皆略之庶多薦引以副任使○庚辰進呈臨安府勅

孝信
守令
五終

方者言之如蚕未成絲已催夏稅未未登場已催冬苗陛下固申加
禁止矣今蓋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二
年而使之輸者如編戶差役官吏全不察實陛下固申警有司矣今
則受財鬻法以合差役者隱焉其不應役之家則自甲至癸以次相
及使致賄以求免如節次減免租負何嘗不巧作追呼也如糶稻不
得收稅而今之收稅者自若也如過犯不得入役今之入役者自若
也常賦之外泛科名色或借習訟牒不問大小輕重或罰使輸金
或抑使買鹽頭歲小不登躋曲小民十百為群持仗剽奪借艱食之
名以逞其私憾倒廩傾函所在皆然官不能禁也上曰李信父書詞
理甚可取此五事合如何施行汪澈等奏守令得人即無此弊上曰
可行約束已降指揮召赴都堂審察卿等更看其人如何於是詔戶
刑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申嚴約束行下如有違京去貳卿監司竟
察按劾聞奏○是月親試奉人賜爵國深以下及篤出身有差榜首
本趙汝愚以故事降居第二○洪廷龍相奉祠以臣僚交章論之也
○夏四月甲戌朔進呈劉拱等以措置李金賊徒了異推賞上曰朕
已批與劉拱近時儒者多高談無實用卿則不然能為朝廷了事誠

洪造
洪相
喜制
洪儒
抵丁

解宗統道二年

以淮
雨不
言大

可賞也○丁丑上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善法如晉冀
局之類切不可放行○戊寅詔注雨為凶害及未來可令侍從臺
講究所宜以聞其臨安府并諸路郡縣見禁刑獄立限結絕委官分
詣檢察○乙酉臣僚言訪聞并御營司招收弓手所管二千二百人
見在殿司以殿司而有弓手之名色目不類又聞王琪招收百姓一
千四百人專充養馬并輜重尖頭大率游手不妨在外管趁又聞馬
司逐月勘支効用軍兵一萬六千二百餘人似與密院兵籍身數目
不同望付密院審實銷落虛數所有弓手并養馬軍兵並行揀閱將
強壯堪披帶之人收附以充戰士尪羸老弱並行揀汰詔委都承檢
詳揀閱仍取會不同因依申密院於是檢詳晁公武取會殿前馬步
三司在外諸統帥之兵各開具置籍聞奏上曰朕令殿帥王琪措置
三軍有掌記子將各人武藝注於其下其甚易見○丁酉進呈莫濛程
湫司馬倬等奏知荆南李道所為乖謬政出胥吏妄用經費專營營
私盜賊群起不即擒捕上曰李道輒恃戚里敢爾妄作可與放罷業
顯等奏陛下行法不問戚里天下聞之孰不畏服耶○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太宗故事應監司郡

要突
兵籍

行法
不問
戚里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之欲望遵用太宗故事應監司郡

大任事

武臣

守朝辭日別給御前印紙曆子至於與其利除其害各為條目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祖宗法與見得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是月除浙西圍田以其墾水害民田故也○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葉顥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守臣葉顥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深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可依擬差○丁巳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庚申御筆不實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令與不合除授上曰監司察州將上○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數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實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六月壬午林安宅蔣希奏臣等備員有地所職在於兵將如二三大將陛下之所深知偏裨之間有才者亦多但臣等素不相識無以知其才否欲自此與之相見上曰卿等於審察或陞遷之

蕭蕭

政訟

際觀之亦可見其人材且如三省呼召文臣卿等亦可呼召武臣文武自當一律○癸未主蠲入見進對奏久晴極暑上曰久晴得百穀堅好朕寧受極暑不敢憚也○丁酉中書舍人王曠起居舍人陳良祐言和糴之弊筆易於民守令之罪也朝廷拋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於州縣而州縣丁不支一二乞令州縣各置場申嚴條法從之○中書門下省言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約束詔帥臣監司查察○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二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乾道新書成○詔奉制科許侍從薦奉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能注疏出題○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為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為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二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街○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秋七月乙卯臣僚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陛下之命也近觀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

嚴
生
法

本人係隆興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試又
補授未滿三年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申令如此之嚴必欲違矣臣所
未曉也乞指揮今後初出官人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
曾銓試申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議事豈廟差遣更不施行餘
並依奏今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慢○庚申執政
內殿進對上曰前日一雨之後想見未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間
正望此一雨兼聞江東亦自豐熟上曰今歲秋成可望其可喜也奏
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戒而後知稼穡
艱難者遠矣○八月丁丑進呈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被韓氏得旨
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
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會也○丙戌詔
林安宅主伯岸論葉顛姪元濟受周良臣請求職事訊驗無跡事干
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岸罷侍御史丁亥
進呈周良臣等案上曰林安宅主伯岸昨日之罷亦非得已若不如此
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為入汙穢受曖昧之謗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
宅可錫州居住○是月降會子交子各二千萬均撥於鎮江建康兩

淳
熙
庚
子

中
郎
官
不
在

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州
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九月丙午知鄂州
任御史審案選人李允升以贖汙送大理寺所有
司施行詔特降兩官○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
各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大臣使之詳
閱有事已行而輒發或行而以法有礙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
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秘書少監汪大猷請也○是月温州水災遣
使賑之○地震○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貨死決配建康守王佐
坐容縱允升尋醫罷任進兩官勒停建昌軍居住提刑表孚以失按
降一官○禮部員外郎莫濟為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
掌南宮儀奏但恐議者以為蹊徑未是上曰中都官初不分清濁如
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奏言為治在於任人
任人在於責責任人而不能以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
者得以逃其罪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
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似乎稍驟也詔
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于治○注大猷奏乞令諸帥不

在
言
言
言

災異
崇憲
順德

拘部曲各精擇三兩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
牽其任其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見與之談
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
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冬
十月乙亥交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檢柅
更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亦望聖慈宣諭時時訓教之君臣之分
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
俊卿奏自古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改正觀之治上曰每讀太
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克不樂人言未嘗不鄙之上退御講
筵講罷上曰朕雖無大過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
所未至賴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陛下聖明事無過奉上下曰卿等
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等退恩苟有關失不敢不
盡言○周執羔嘗進對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朕有過失卿當
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進呈知温州劉孝驥劄子以本州大
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修築塘埭事上因言朕近日覽仲宗紀見是
特災異其多何故魏祀等奏天出災異謹告人君正如父母訓誨為

政
不
批

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懼修省而已上曰卿之言
善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已丑臣僚言及法科擢大略
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山橋擊
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檢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
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擢天下幸甚詔監
司常劫竄察○先是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丙寅○
十一月辛亥執政進呈次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遺表恩禮奏異
姓上曰不知前此有無詳例可以行否魏杞等奏谷檢照舊例上曰
今後有文字更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
等亦不敢行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有過奉者○乙卯
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其餘呼召取慶皆止許
各接見一次○丁巳殿中侍御史申時言伏覩制旨監司於所部保
明郡守郡守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記
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稽攷臣願訓敕監
司郡守列其所奉之人治狀之日詳著于簿書然後大明賞罰奉得
其實則受上賞奉失其實則真重懲庶幾選奉之法得矣從之○甲

此篇
齊覽

○是月度支郎唐豫言自紹興二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指揮並要十分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低價收買輒湊行在所六務支取攤併喧闐今欲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無幾少息攤併之弊而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少給降度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經所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未支交子令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二月壬申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頃降出御筆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月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為始外路軍馬可降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上謂輔臣曰將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布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

尋見根源初布因謝新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

存書
財用
相源

用入
不
求

見陳敏據汰二千人戚方棟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日之於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給雖減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盡財用矣契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招一年半內可省二百八十萬貫後財用稍足可逐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上以為然故有此宣諭○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錄所長棄所短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易宜久任以責成功○丁丑上言虜主葛王禽荒日事田獵修造宮室上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後廢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規正○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太上皇帝玉音云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上曰朕亦自以為勤儉無愧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崇惟志陛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論生不交

慶元文之義

陳良祐

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為不宜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交昔徐度言通世務者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是月振泉州水災○安奉太宗真宗玉牒及三祖下僊源積慶圖哲宗寶訓○六月癸酉上曰朕欲依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降指揮今後並依祖宗典故○丁亥度支趙不敵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肓○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間最為忠義而州縣全不加卹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糾擾欲乞差皇甫侗為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主管於中廢務際時主事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守諸關從之○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之村

雖之間人戶彫疎弥望皆黃茅白草膏腴之田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冀有虛賞不免監綱保長抑勒曰蘇乞寬以一年之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賞典憲從之○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為備雖不得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衆論以為無益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萬一虜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虜人築也今遣二三萬人過江虜人探知却恐便成震障上曰若臨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奏更願審思今日為備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上曰卿言甚是○甲寅上曰浙東備禦事此項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設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臣等昨為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而已上曰是○是月以皇太子愆疾大赦天下尋薨○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宜惟諸他日統帥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戊寅郭剛除鎮江副都統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顥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庚辰上論理檢院故事因謂葉顥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人後世子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守不

孫不能保守極可惜上又曰創之甚難壞之甚易將帝曰臣嘗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太宗廟社稷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上曰誠為明言帝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意則事事放倒馴致敗壞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上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為可惜也○癸未臣僚言閩中鹽羨之弊有五官余浩瀚而本錢積蹙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剋減計會廢費貧民下力皆不樂供官而大半聚於私販一也綱運之人非巨室則官吏載將官之舟籍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東二也州縣斤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劑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問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雜而私鹽真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故官鹽不行三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實於驛壁私販猶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數賣官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綱到數日支給甚至拋數賣之數付之胥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却封椿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力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賄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

劉珙
言不
可獨
斷

劉珙
論
王
李

還魂鹽猶更攬撲民戶貼陪錢請益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况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賴商旅與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之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癸巳劉珙自浙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眾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詢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托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都僅足支遣小郡往往賈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所未便一也和采之弊湖南江西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采民間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采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之上嘉納尋以珙為翰林學士○珙嘗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為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優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悚然

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
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綱
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
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
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
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八月乙未朔○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
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內
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主
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直付大理究其贖狀
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直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
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矣必罰無赦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
有賂於近習方患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奸弊留數月
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
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
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以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辭
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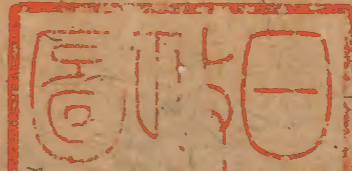
治內
待納
賄罪

淳寧 乾道三年

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便愛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目益而
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為失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
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顧以為繁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
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
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肆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
今詔則於禮為盡而彼亦無說不可馭節夷之而遂自為失禮以徇
之也蔣希猶守前說俊卿退復為言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
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欺國之臣而為事天之禮也時輕
侮何祈不至此九不可下留聖憲上嘉紉之○葉黼魏祀罷相奉祠
以郊祀雷麥故也○詔戒士太天因循苟且誕謾弄說之弊○命臺
諫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以陳俊卿參知政事監珙同知樞
密院俊卿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言名
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
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江知縣有老不任事者
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
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問○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

東題
魏祀
魏相
魏中
魏中
魏中

如我
論
集



易問

雖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修政之功哉共曰高光聖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為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脩政事而已其終於外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為也上深然之○十月十月黃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甚最高強身貌強壯為上等事藝高強身貌瘦怯為中等餘並為下等恨一月置冊開具申密院○是月詔今後已降指揮合符報事令諸路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逐拘催仍令左右同勾銷結甲如有違慢去數三省開具取旨○是歲定改官以一百人盜賞以二人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為額○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天檢蓋脚錢入已貸死刺

宋史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四

真和

孝宗乾道三年

